

[旅游岛] 青梅林 石梅湾(外一章) ——行走万宁 王晓晓

从神州半岛驶出后，我们驱车前往石梅湾。途经万宁青梅林保护区，我们抛车瞻仰青梅林的风姿。由于青皮是热带珍贵树种，材质优良，从清朝起就倍受人们的保护。在青皮林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的大门，至今仍留有清朝官员为保护这片青皮林而立的“奉官立禁”碑文阴刻直列楷书，“鸟石图界内如有坟墓之山，不准乱砍树木，既不坟墓之山，凡以海滨者亦无乱砍树木，倘有恃强砍伐，一经该图呈报，立即拿案究惩，各宜禀遵毋违。特示。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告示”。禁碑成为青皮林忠实的保护者。也正是如此，青皮树才能长久以来昂首屹立在海滨沙滩上，像一座绿色长城，用它们的身躯抵挡狂风恶浪，治沙保水，造福沿海人民。

穿过青梅林带的尽头，便是如诗如画的石梅湾了。“石”“梅”，既有大海的蓬勃气势，又有青梅林的秀美多情，一条狭长的白沙滩如新月般掠过树林与湛蓝的大海间。海水清澈得诱人，水底沙质细腻平整。回望道路两边蔓延400多米的青梅林保护带，郁郁葱葱，生机勃勃，与蓝天相映成趣；又犹如一扇翡翠巨屏，为港湾的安宁保驾护航，十分壮观。绵延的翠绿，湛蓝的蓝天，洁白的柔沙，再加上远方悠闲沉睡的海岛和海中帆船的点缀，顿时被五彩斑斓的景象深深陶醉。啜饮小茶，看浪花漫卷，轻声吟唱，怡然自乐。

天然氧吧之热带花园

前往位于兴隆华侨农场的热带花园的路上，我以为又要去上一节枯燥的生物课了。

一路上经游部长介绍，热带花园是一处融自然、农艺、园林、环保于一体，集度假休闲、观光游乐及科研交流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热带园林景观区。既然是“花园”，那赏心悦目总该是前提。

花园占地5800余亩。抵达目的地之后，乘坐电瓶车穿梭在花园小径上，徜徉于花丛树间，漫步在深山野趣，欣赏着奇林异石，享受着鸟语花香，仿佛置身于天然氧吧。虽说“花园”，但园林中热带树木远远多于花草，这也让树木的气势更旺，而花草则被衬托得更加含蓄。繁茂的热带雨林植被，幽深的热带雨林沟谷，牵丝攀藤的各式榕树，神秘的“见血封喉”，狐尾椰子，红槟榔，旅人蕉……因为有一部分植被是被迁移或培育而成，因此热带花园便是热带雨林和人工造园的结合。园区以南旺水库为中心，水中女神“睡莲”仍然保持着妖娆的姿态，楚楚动人。走进花园深处，林间散落着石头，山谷溪涧蜿蜒穿梭，不显人工痕迹。途中骤然下起的小雨，更让我们的观赏别有一番风味。

花园里有一家咖啡馆，馆内设计极富情调，也很是有品位。室内暗色的木质高背椅以及同科的桌子，再加上墙上大幅的花卉挂画，色调热情奔放，尽显热带风情。午餐后，我们启程返回海口。透过挡风玻璃，午后的云片更加立体，富有动人的层次感。蓝天上飘着的云彩与我们同行，赛跑。穿梭在东线高速的车流中，明日将踏上新的征程。

我们连队几乎倾巢出动，去百里之外的红湖“支农”。那时我还是个人伍不到一年的新兵，帮助知青插秧。这是去红湖之前团部给我们明确的具体任务。这时正是乡村春耕的大好时光。车外是一片翠绿的原野，有清草样清凉的味道，弥漫在裹着黄尘的空气中。

红湖是一个围海造成的人工湖，原先看不到边的湖面，不知何年何月被知青用手推车填出了辽阔的稻田。在这里种田的都是六、七十年代初，从祖国四面八方来的知识青年，操着七、八种地方方言，很是动听。湖区很平坦，简易公路绕湖穿行，两边是灰白的桉树，迎风摆的杨柳，差落有致的茅草房建在湖边，实际上这是以生产建设兵团为建制的知青农场。知青对我们的到来非常热情，早已把宿舍、厨房腾空并打扫干净，好像迎接自己的亲人；孩子们围在战士的四周，指着背上乌黑的冲锋枪，肆无忌惮地叽叽喳喳大惊小怪；农场的领导对战士的到来有种本能的惊奇和兴奋，他们跑来跑去把连队安排妥当，又陪着官兵看电影《地道战》离开。矮个子场长站在溶溶的水色里，握着光头连长的手一再叮嘱：你们有什么困难一定给我讲嘛，咱们是军民一家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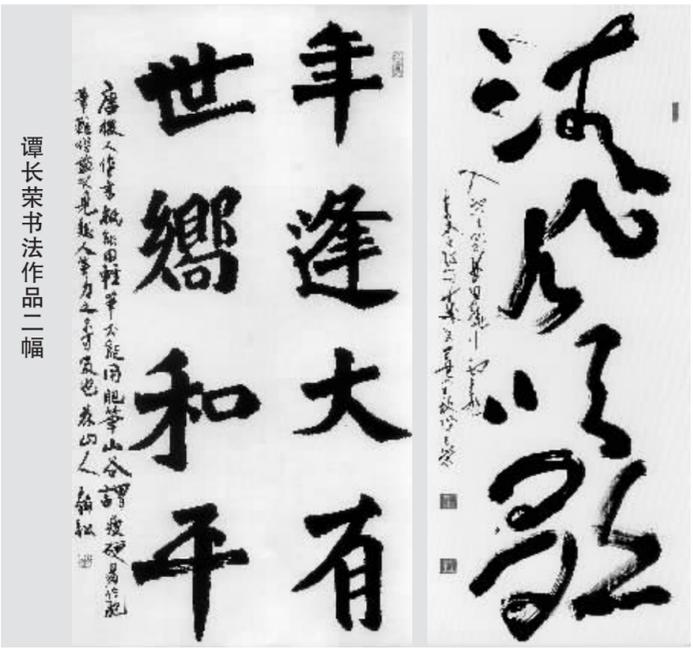
尽管“支农”是临时的，但连队的日常管理还是相当严格。晚点名时，光头连长总忘不了用很凶的口气，对自己的部下反复训示：同志们，红湖是个好地方啊，美女资源也十分丰富，但成份比海底还复杂，大家要筑起思想防线，坚决抵御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。我再一次重申：平时外出要两人以上，按时归队，谁要在外面和姑娘拉拉扯扯，打情骂俏，想立功入党门都没有，严重的还要处分呢。这时，队伍里有人打了一个响屁，满脖颈青筋的光头连长似有气打出了什么，用很浓的四川口音提高声调说：怎

[人生况味] 大笔如椽指南天 ——谭长荣书法印象 孟会祥

谭长荣，字翰松，号茶山人，别署菜根斋，现任武警海南边防总队副总队长，大校警衔。与谭长荣一见面，甚至仅仅是通话，就能感觉到他强烈的军人气质：热情、豪爽、果决、勤恳、谦逊。这些品格的综合，产生强大的亲和力，令人一见如故。我与谭长荣先生不过一面之缘，通电话也不过数次而已。然而，通过关注他的动态、阅读他的资料，并留意他的创作，他的形像在我的印象中早已立体而清晰。谭长荣这三个字，在我的脑海中，是大笔濡染何淋漓，雄赳酣畅，动人心旌的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我认为谭长荣其人其书，有不可不记者三事：其一，青少年时期的贫苦生活，熔冶了他的朴素、坚忍，他是命运的强者。谭长荣一九五五年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耕读世家，少时家贫，无论上学、干农活和上山砍柴，只能打赤脚。只有过年时，才能穿上母亲做的一双新布鞋。上学路上，还要担米、打猪草。寒暑假，则上山打柴，担百余斤的柴到二十里外卖掉，挣到七八毛钱以补贴家用。尽管如此，谭长荣的父亲照样督学甚严，让他除完成课外，还要每日临池学书。因此，在上小学时，他的颜体大字已经有模有样了。然而，造化弄人，谭长荣中学还没有毕业，就不得不辍学。十七岁，他被任命为生产队副队长，后又做代理队长。年轻的谭长荣以热情和勤奋，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，连连获奖，从而光荣地加入共青团，还被列为积极分子。当时的公社领导看到这是一棵好苗子，十八岁那年，推荐他参军入伍，成为解放军战士。后来，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，仍然凭着这份热情、倔强和执着，他由中学肄业，拿下了多所大学的文凭；由普通战士，成长为武警大校；由一个酷爱书画的秀才，成为了海南优秀的军旅书法家。

其二，书法是书斋中寂寞之事。然而，文以载道，艺以载道，书法作品只有在受众的欣赏中，才算完成。再进一步，书法如果能得世所用，在愉悦人心的同时，襄教化、助人伦，扶弱济困，它的功德才算圆满。谭长荣感

恩社会，在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，以业余时间孜孜从事书画，也毫无保留、甚至千方百计地奉献社会，把自己的作品融入社会生活。于是，他经常深入基层，为部队、地方的书法爱好者书写作品、传授技艺。他多次组织作品义拍义卖，所得善款，悉数捐献。我在一份武警海南边防总队拍摄的资料上看到，他组织海南书画协会与某拍卖公司联手，为困难学生义拍作品，共得善款十四万余元，其中，谭长荣的三件作品，拍得四万余元。我想，这些小学生不仅会终生不忘书画的功德，也将受到高尚情操的熏陶。说实话，当我看到这样的画面时，也眼睛湿润，也许，诸如此类的活动，也许不利于书法的精进，但是，这种精神小我于大我，置书艺于人生的境界，却未必是书斋中可以达到的。其三，上下求索，持之以恒，学而不厌，矢志不渝，他对书法的挚爱，超乎常人。谭长荣乐于拜师学艺，他请教过的名家不计其数，广泛与书画家交友切磋。他以专业的高



谭长荣书法作品二幅

[浮世逸草] 夏日的乌镇睡着了 秦涓涓

炎炎烈日下，我抵达乌镇，它正在午后安眠中。水是静的，树叶是静的，人影也是悄悄的。拖着行李，我走进西栅民居，乌镇的阳光也是静静的，无响的日子和时光啊，我一下子无响沉醉，醉于它天与水，光与影的不声不响之中。房东也是安静的一对中年夫妇，她们安详地安排我的食宿。临窗观水我看到轻轻摇动的小船，静息着蓝花布的身影。陪伴我品尝胜糕江南饭水乡佳酿的，只乌镇那一树蝉鸣，静静的水面上，那声响也清静安稳，凝聚着一份夏日水乡午后的静谧。静谧的午后，我轻踩着石板路，走进古

色古香的西栅邮局，把水乡的午后静静地寄出，一份舒爽，一剂清凉，给远方，给惦念着的时空，指尖拈着的是这里时光的一瞬，是乌镇的爽，是水乡宁和的夏，风中传递着的是一世的安好，盛满心灵的静美。夏日的乌镇睡着了……随我邮递它的美好，任我采撷它的安谧，由了我，在它的安谧里闲云野鹤地逛。看它的红桃，看它的书香，踩踏它古老的岁月和时光，沿着它的印花布前行，走进它干净纯美的世情世风。看着它的历史，摩挲它的今朝，无声无响的阳光下，它只无声，我也不响，不声不响，灵魂已泊在乌镇千年，千年一叹里，我吮吸它的美丽，水令它秀

[岁月山河] 美丽的红湖 ——写给“八一” 展鹏

么啦，说得不对吗？大家说，我说得对不对？大家把头伸长一点点，齐声喊道：连长说得对。实际上，连长的训斥没有得到彻底的落实，把士兵的青春冲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的做法失败了。“支农”完后有几个战士和女知青偷偷恋爱上了。有个战士甚至退伍后没有回老家，而是直奔红湖和自己的心上人结了婚，直到现在还打拚在红湖，成了养鱼专业户，日子过得蛮红火的。看看田畴的辽阔。越辽阔，越觉得劳累。几天以后，士兵的热情大减，插秧的进度一天比一天缓慢。为了便于开展劳动竞赛，场长把我们和女知青安排在同一块稻田里插秧，但女知青插得比我们快，我们总想追上她们。于是大家就热情高涨，手像啄木鸟般不停地往田里插秧，笑声回荡在田野上。此刻阳光灿烂，海风怡人，有一些女知青回过头来看我们。她们都是些清秀、漂亮的姑娘，这一眼，就会使我们有突然而至的温暖以及惊心动魄的感受！我甚至看到排长、班长的头也常常往回拧，手脚也有些忙乱。我身边的三班长勇敢得很潇洒，当个长辫子姑娘挑着开水过来时，他主动迎上来接过水桶和那女子搭话。那长辫子姑娘接水的眉目清秀，身材如柳，胸脯起伏，嘴边两个深深的酒窝，时不时抿着嘴笑。三班长说三句他就回一句，或是三班长说两句话她只点点头。我暗暗地说了句：这姑娘真漂亮呢。据说，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，来农场改造已经五年了，谁都说她表现好，可

上头就是因为成分太高把她排斥在团外。光头连长见大家都屏声静气，将目光集中在长辫子姑娘的身上，紧张得以为出现了“糖衣炮弹”，立即丢下手中的秧苗，挺直身子大声说：喂喂，大家累了，累了大家就唱唱歌把精神提起来。说完，便自告奋勇指挥大家放开喉咙大声唱：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”唱完又唱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接着又唱：“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万物生长靠太阳……。”歌声此起彼伏，连女知青也不甘落后，跟着士兵一齐唱起来。在震耳欲聋的歌声中，大家的热情又高涨起来，长辫子姑娘也离开了稻田又回驻地挑水了，苗条的身影渐行渐远的时候，三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他那粗重的气息直扑我的耳际，我吃惊地回头看着他，他却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脸膛黑红得吓人，连右手插下的秧苗也歪歪斜斜，仿佛刚被强海风刮过似的。此后，每当傍晚，三班长都要拉上我逛一趟湖边。奇怪的是，我们几乎每次都不经意地遇到长辫子姑娘；三班长装着不认识把头拧开，我朝她点点头或打个招呼就过去了。其实，三班长和长辫子姑娘之间的交往已经升温。有一天晚上，三班长单独外出，回来得很晚，我正好站岗拦住他。我说，你与长辫子姑娘约会了。他点点头。我说，你不怕连队处分吗？三班长说，怕什么，大不回了农场和她一起当农民。我说，传出去对

连队影响不好吧。他说，那有什么办法，我的确喜欢你。我说，她喜欢你吗？他又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我说，他恳求说，我是朋友，你要替我保密啊。我无奈地说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三班长和我的关系非常铁，平时他经常教我打篮球，还送过我十斤粮票五尺布票，我也用自己的津贴给他卖过两包佛山产的官公饼。因此，三班长喜欢长辫子姑娘就看得出来，对他的行动我基本上是一睁一眼闭一只眼，不想坏了他的好事。他也觉得我是一个能让他信得过的人，经常在我夜里站岗时就偷偷外出和长辫子姑娘约会。但好景不长。有一天，三班长终于被光头连长叫去连部训了一顿，长辫子姑娘也被场长叫去“耐心说服教育”，从此以后俩人就不见面了。焦急万分的三班长，让我给长辫子姑娘送过两次纸条，她也让我替她给三班长送去了一条手帕，并捎话说永远爱他，海枯石烂不变心。让我料不到的是：连队离开红湖不到两个月，长辫子姑娘就结婚了，丈夫就是场长的大儿子。三班长知道后，关着门喝了一天的闷酒，半夜时哭着用火点燃了自我的被子，年底就病退回湘西老家了。小陆是我的老乡，也是个孤儿，一身毛，金鱼眼，誓死要当军官，到了红湖后与我们这些老乡合不来，他是天未亮就起床，站在湖边的田埂上发呆，酝酿着他革新的电动插秧机。白发了，这是一种非常简陋而又无法成功的插秧机——即在两轮手推车

[情怀深处] 再回首 ——军旅生涯杂忆 刘晓林

第一次感悟一名军人的勇猛与顽强，是在扑灭一场大火之后。进入军营的第十日中午，与数十名指示了光头的兄弟们正头头烈烈地在操场上走队列时，紧急集合的哨声骤然响起。连长命令：旧州岭火灾，立即带上铁铲登山扑火！扛了铁铲，我们如离弦之箭直奔扑向山火之外的旧州岭。旧州岭海拔虽不足两百米，但山陡势峭，唯有一条通往山顶的小径荆棘丛生。披荆斩棘后气喘吁吁地接近火场，却发现手中的铁铲对卷着火舌扑面而来的一大火毫无作用。焦急中，连长脱了军装，以衣灭火。效仿一番，发现令人窒息的热浪减缓了提衣抽火的节奏时，我索性穿上军装，拿帽子捂了脸庞，就地卧倒，然后迅速滚进脚边的火场……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，当和效仿我的兄弟们从地上爬起时，本已精疲力竭面目全非的我们，竟然不约而同气壮山河地唱起了《我是一个兵》。

第一次感悟一名军人的率真与坦荡，是在与一位班长交战过招之后。新兵下连的第二天傍晚开饭时，因为害怕打得慢了跟不上同桌兄弟瓜分蔬菜的节奏，于是肆无忌惮地从一位老兵手中抢过饭勺。不料在我抓住勺把儿的一瞬间，另一只手也抓住了勺把儿。顺着这只手，我看见了一副下土军衔，然后又看见了下土脸上的不满。我感觉下土用力拽了一把勺把儿，但我没有松手；我感觉下土又用力拽了一把勺把儿，我依然没有松手……晚饭后后的自由活动时间，我正在单杠上苦练“大回环”时，下土傲慢地走过来：小子，跟我过两招去？我从单杠上跳下来，跟在下土身后走进了宿舍后面的一块空地。没有招式，就一股气，一番噼哩啪啦之后，下土跳出决斗圈悠闲地活动手腕，我忍着腰背的疼痛，拿两眼怒火烧下土。下土笑了笑，说你小子有尿性，不过再有尿性也得尊重老兵呀！我咬牙切齿道：干部战士一视同仁，何况你还不是干部！下土瞪着眼睛：那你也得给我面子点呀，要不今后我这个班长怎么带兵？何况，你是因为抢吃的不给我面子，要是抢着立功受奖不给我面子，那就好了！我服了！我服了！下土，不是因为他灵敏的身手，而是因为他的话。后来，下土破格提干。两年过后，我也由士兵破格提拔为军官。从军校毕业回来，我在导弹连任二排长，而下土已在导弹连排长的位置上干满了两年。果如下土所言，我在导弹连任二排长期间连续两年荣立三等功，毎回戴着军功章回到连队的当天晚上，无论下土任一排长或是已升任副连长，都会提着两瓶啤酒找到我，住我敦实的胸脯擂上一拳后说：你小子有尿性，有本事明年咱俩再比一回！我接过一瓶啤酒，故意板起脸脖子一梗：比比就比，谁怕谁呀！

[诗页] 月夜哨兵(外一首) 曾亚运

一轮明月高悬，万里无云的夜空；起伏群山绿纱，弯曲小溪潺潺。林鸟低吟；山风吹过，沉淀满山寂静。雾悄悄浮起，漫过丛林，漫过山峰。大山睡了，小溪做着喃喃的梦。山花散放清香，露珠一不留神就滚进草丛。恬静的边陲深山，唯有哨兵和他的刺刀醒着：刀光闪闪，风弹铮响，他头上是崖边透空的山松。从哨兵那搅拌着湿湿山雾的警惕中，滴下新疆大地宜人的宁静。

绿色和白色

知道吗，他会得到最满意的回报；最先看到新疆第一缕迷人的霞红。阵地上——白色的帐篷，白色的军衣，散兵壕边野花洁白如雪……山脚下——绿色的村庄，绿色的学校，田野里青苗一片油绿……弯弯曲曲的小路，从战士驻守的高地，延伸进边境的深山，延伸进炊烟直升的村子。白色来自静静流淌的界河，是河水涤白了战士的帐篷和军衣；绿色源自战士赤诚的心窝，那里横卧的祖国山水四季常绿。

这里的乌镇睡着了，似水年华里的爱情，一朵，一朵，醒着，静静穿行，在心头，在石板小路，在弯弯小桥……定定，它的眸里，年华似水……夏日乌镇睡着了……没有年华似水的思索，也没有似水年华的沉吟，只有我，我是此时乌镇的主角，和它的安静一同睡去的，是我的一颗心，睡在梦和念里，只管沉溺，耽于幻想；没有纯真的默默，没有真诚的文，没有痴情的英，只有我，只有齐叔一样淳朴的青砖白墙与雕花门窗，而行在青水古桥之上的我，是乌镇此时全部的爱情，浪漫地游走在每一砖瓦，风流地倾心寸寸光阴。夏日的江南水乡，我思念生世世的文人骚客，想念每一位红尘男女的初见月初怀人，揣想千古不变的一月下怀想夏日相望，是怎样的一份静谥安详，一如，这夏日的乌镇，陶醉着多少有情人的梦，淡波泊着的，是梦，是想，是怀念，泊在岁月的天，水，心上。夏日的乌镇睡着了……

夏日的乌镇睡着了，阳光下，我来轻轻掀动，掀动，它所有的爱恋缠绵。

上装上自动插秧的机器。在此之前，有知青已经研制了两年，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自动插秧的问题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研制自动插秧机是他主动向连长和场长提出来的。尽管他熬红了眼睛，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，但到连队离开红湖时，他的自动插秧机还是没有做出来。支农结束评优评奖时，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一一被表扬过，唯独光头连长没有点到他的名字。他呜呜地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像个孩子似的。无论成功与否，我估计他永远会记得红湖。前年，我回老家探亲遇到了，酒足饭饱后他突然说起了红湖说起了自动插秧机，两眼泪汪汪地感叹：红湖，红湖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记啊！

在红湖，除了插秧，没别的事可做，时间显得很空闲，我就在笔记本上写些日记、连队纪事之类的小文章，有篇反映军民关系的小通讯，题目叫《情满红湖》，没想到在军区一张小报上发表了。政治处牛主任在巡视连队时看到了这篇习作，他认为好，感叹了一声：是人才，得好好培养啊！过了几天，他派宣传股的胡干事来调查我的情况，但当时的瘦高个指导员舍不得我走，故意把我的表现说得很糟，胡干事回团部汇报后牛主任再也不感兴趣了。我后来想，没调成也好，因为文章写得并不好，只不过迎合了当时的形势罢了，去了的话也会尴尬。完成支农任务，我们背起背包，在拿着水桶验金、晃晃铛铛地爬上军车，在鞭炮声和知青的欢呼声中，“解放牌”军车在红湖的边缘绝尘行驶，我们望着渐远的一大片蓝色湖面，依然破旧的茅草房齐声高喊：红湖，美丽的红湖！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、光头连长，研究自动插秧机的小陆老哥，都没有忘记红湖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有机会碰到一起，仍然兴致十足地说起红湖的风光，以及给我们送开水的长辫子姑娘。长辫子姑娘你今在何方，日子过得还好吗？

再回首，已非怀念。只想如南飞之雁，不在苦苦跋涉中寻求归宿，而在季节的变换中展翅飞翔，静看云卷云舒，细听风声过耳，独悟天高地远。“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……”歌者永生，行者无疆。